

追思东坡之味

苏轼作为美食家，在海南艰苦的物资条件下依旧发明了不少美食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之一便是“玉糝羹”，此即苏轼谪居海南期间，其子苏过为其调制的山芋，东坡为之作诗：“香似龙涎仍酹白，味如牛奶更全新。莫将南海金齏脍，轻比东坡玉糝羹。”惠洪也喜食“玉糝羹”，曾作《食菜羹示何道士》：“穷冬海道绝，瘴雨晴墟里。何以知岁丰，未卯吹烟起。先生清梦回，科髻方隐几。猿奴拾堕薪，发爨羹藜米。饱霜阔叶菘，近水繁花芥。都卢深注汤，米烂菜自美。椎门醉道士，一笑欲染指。戒勿加酸咸，云恐坏至味。分尝果超绝，玉糝那可比。鲜肥增恶欲，腥膻耗道气。毕生嚼此羹，自可老僮耳。录以寄徐闻，阿同应笑喜。”

惠洪甚至首次将“玉糝羹”更名为“东坡羹”：“乞橄榄于旁舍，判荔枝于沙岸……日作东坡羹。有佳客至。饌山谷、豆腐以饷之。”对于“东坡羹”，惠洪还作诗详细描述：“分外浓甘黄竹笋，自然微苦紫藤心。东坡铛内相容摄，乞与谗禅掉舌寻。”简单的食物虽然未必美味，但由于融汇了东坡的记忆，或许可使惠洪暂时忘却放逐之苦。

他还写了一首《初至崖州吃荔枝》：“口腹平生厌事治，上林珍果亦尝之。天公见我流涎甚，遣向崖州吃荔枝。”把被贬朱崖视为得飧珍馐的绝佳，恰与苏轼在惠州作的《食荔枝》相呼应。诗句幽默风趣，带有一丝自我调侃，俨然冲淡了离家万里的苦闷。

追寻东坡之志

东坡的海南羁旅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，惠洪在海南期间也继承了苏轼的精神。初至琼州，惠洪的住所竟为飓风吹去，面对此种境况，他作诗：“贪看长鲸吸舟楫，忽惊娇蜃吐楼台。朦胧醉忆王城别，汗漫游从海国来。夜半飓风携屋去，朝来瘴雾放天回。会须横笛骑云背，笑响从教落九垓。”诗句全然看不出丝毫忧虑及抱怨，充满了瑰丽的想象，尽数为初见此种自然现象的好奇之情。

无伴始生愁。”诗中细致描绘了陵水的风景，野径、渔村、篱落、桑麻、白沙、翠竹、炊烟、晚雨、苔藓、稻花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美好的生活画卷，这也给予了惠洪的身心归宿感，以至于“意适忽忘身是客”，平静、适意的生活，使他把他乡当成了故乡，已然忘记了客居身份。这一刻正呼应了苏轼“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”的心态，二位南滨羁旅客仿佛穿越时空见到了彼此，并会心一笑。

遇赦北归前，惠洪又作《渡海》诗：“万里来偿债，三年堕瘴乡。逃禅解羊负，破律醉槟榔。瘦尽声音在，病残须鬓荒。余生实天幸，今日上归煌。”回顾自己的海南经历，竟然没有哀怨和悔恨，而是以禅意化解现实世界的诸多无奈。

实际上，惠洪对于苏轼的崇敬由来已久，在他来海南之前，就曾去过众多苏轼当年生活或者驻足之处，如杭州、开封、庐山、常州等地，但那时的惠洪的诗文中却没有出现苏轼的身影。直至他也如东坡先生一般，踏上了通往海南岛的羁旅，这个经历使他更加理解那位半生奔波的伟大文人。因此，在海南期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追寻着苏轼的踪迹，竭尽全力想要从他的历史记忆中汲取能量。恰如他在1099年除夕之夜所写的诗句，惠洪或许也想到了亲人和友人，但只有苏轼能让他在醉酒之际将情感付之笔端，与之赓和。或许东坡晚年以渊明为师，遍和其诗，也有着相似的情感寄托，他们都在渴望着一位真正的知音的回应。

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诗句中所写的那样，惠洪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所遭遇的忧患，“肮脏刺世眼，甚宜着闲处。一篇引一杯，举杯揖黎母”，他深知自己和苏轼一样，高亢刚直的秉性，在世俗之人看来尤为刺眼，因此，在崖州这样的闲散之处，正是自己的恰当归宿。

惠洪在路过陵水县时曾作诗曰：“白沙翠竹并江流，小县炊烟晚雨收。苍藓色侵盘马地，稻花香入放衙楼。过厅客聚观灯网，趁市人归旋唤舟。意适忽忘身是客，语音

归旋唤舟。意适忽忘身是客，语音

（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）



北宋诗僧惠洪被称为“浪子和尚”。资料图

追访东坡之迹

海南岛在明代以前一直是官员、文士的流寓之地。历史上众多文人、政客来到此地，远离故土，远离亲友，远离熟悉的一切，在惶恐与不安中开始新的旅程，惠洪亦是如此。而在他来到海南的十余年前，已是61岁高龄的东坡即被贬于此，他在路上绝望地写下了“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”之句，但其豁达的人生态度终使他逐渐适应了海南的生活。次年，在新春到来之际，苏轼提笔写下了海南历史上第一首新春贺词《减字木兰花·立春》，其中“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”，亦成为了千古佳句。

惠洪在苏轼离开海南十余年后以同样落寞的心态踏入海南岛，他在海南开元寺、俨师院度过了一年多贫病交加的日子，用他自己话说即是“出九死而仅生”。在海南期间，他的精神支柱便是苏轼。苏轼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六月，北归途经琼山时曾在泂酌亭（在今五公祠景区内）赋诗留念，亭旁有疏快堂、俱清轩等建筑，俱清轩后建有思远庵。惠洪后来多数时间住在思远庵，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与苏轼神游的机会。

此外，他还游览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遗迹，并创作“补东坡遗”七首。这是惠洪所独有的诗歌写作形式，即追补苏轼在海南期间当作而未作之诗。如《补东坡遗：题武王非圣人论后》《早登澄迈西四十里，宿临皋亭补东坡遗》《补东坡遗真：姜唐佐秀才饮书其扇》等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惠洪北归时甚至前往儋州寻访苏轼遗迹，并前去谒见苏轼的海南门生姜唐佐。

对东坡遗迹、遗物的追寻，无疑为惠洪的海南羁旅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寄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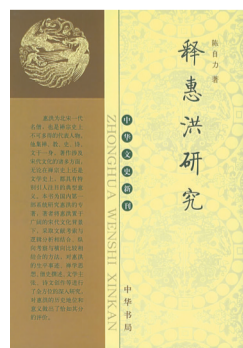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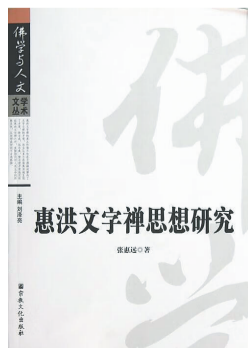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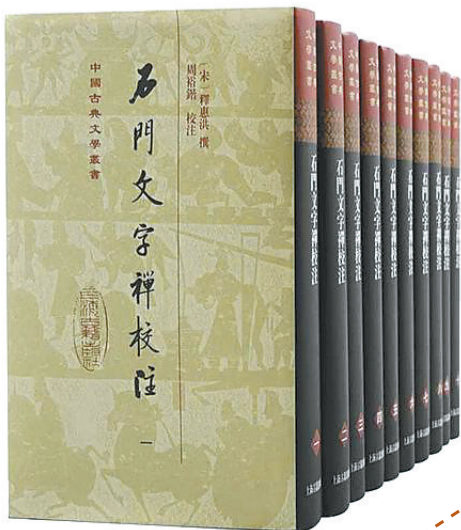
诗僧惠洪琼州觅迹东坡

管仲乐

距今925年前的除夕之夜，一位僧人正在萧瑟的寺院中枯坐。他一手执酒壶，一手握毛笔，时而冷静，时而癫狂，恣意挥笔。最终在即将酩酊大醉之时，写下了《己卯岁除夜大醉》：“昔闻安期生，以术干项羽。羽无人君量，佯狂辄遁去。又闻鲁仲连，舌有济世具。人君欲禄之，高视笑不语。吁古列仙人，万事不干虑。乃肯入世纷，岂非以民故。翩翩遥增击，悠然知事误。道合人所难，一律无今古。我生饱忧患，晚有二子慕。肮脏刺世眼，甚宜著闲处。一篇引一杯，举杯揖黎母。”

作此诗者正是宋代著名诗僧释惠洪。惠洪一生著作颇丰，内容涉及禅、教、史、诗、文等。他虽为僧侣却秉性倔强，放浪形骸，与大量公卿士大夫有所交游，被人讥为“浪子和尚”。而他也终因言语不羁，前后四度入狱，一生饱受忧患。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因与张商英、郭天信交往频繁，被下开封狱受脊杖黥刑，褫夺僧籍，刺配朱崖军（朱崖即珠崖，海南岛古代的名称之一），直到次年才获释回籍，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去世。

这首诗正是作于海南，但值得注意的是惠洪流配海南的两年并无“己卯年”。实际上，此己卯指的是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，那年，另一位失意的文人——苏轼谪居昌化军。苏轼对于惠洪适琼期间的思想及创作意义重大，此诗即惠洪为苏轼所作。



后世有不少研究惠洪的著作。资料图